

全華叢書



唐鑑二十四卷

附考異一卷

全華叢書

退補品開產

萬壽二十四卷
州府共一卷

重刻唐鑑音註序

古來音註之家經為多史次之如
裴駙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
師古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研覈
詳明折衷至當尚矣竊後則胡三
省資治通鑑音注足與古人方駕

而求其簡要不煩洞達治體則惟
呂成公所著范學士唐鑑音註尤
萬世君人者之金鏡焉按唐鑑十
二卷學士官編修時與司馬溫公
修通鑑奉詔而作學士分掌唐史
上自高祖下逮昭宗嘗於編次之

餘稽其成敗之迹挈其宏綱繫以
論斷元祐初表進於朝上嘉納之
宋高宗嘗與侍臣言曰讀資治通
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
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其推重
如此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近弱

且病其有治人無治法晚年作社
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
自悔前言之誤蓋朱子亦深佩之
成公不好議論不立門戶先之以
音義總之以註釋其間是非褒貶
無不以學士為準註成分為二十

四卷較原帙增其半我朝嘉慶
間睿廟詔示羣臣曰范祖禹所
著唐鑑一書臚敘一代事蹟攷鏡
得失其立論頗有裨於治道因命
館臣倣其體例輯為明鑑蓋以取
鑒前代亦即殷鑒夏周鑒殷之意

也顧安得成公其人起而音注之俾
與唐鑑并傳不朽以為萬世君人
者之金鏡哉同治十年冬十月同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歷代紀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乾封二
義鳳三
開耀一
垂拱四
永昌載初一
神功一
聖歷二

顯慶五
總章二
調露一
永禎一

龍朔三
咸亨四
永隆一
弘道一

麟德二
上元二

則天 景龍四
光宅一
萬歲籙
垂拱四
永昌載初一
神功一
聖歷二

天授二
久視一
如意長壽二
大足長安四
延載一
證聖一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先天二
天寶十五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五

開元二十九

肅宗 至德二
上元二
廣德二
大曆十四

代宗 廣德二
大曆十四

乾元三
寶應二
永泰一

德宗 建中四
貞元二十一

興元一

元之圖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三

哀帝

三

廣明一

文德二

大順二
天復三

中和四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唐 歷 代 傳

高祖

楚王智雲 密王元曉 魯王靈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霸 巢王元吉

太宗

太子建成 荆王元景 鄧王元亨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虢王元鳳

高宗

趙王福 江王崇 越王貞 蔣王恽 蜀王愔 庶人祐 吳王恪 魏王泰 楚王寬

太子承乾 紀王慎 曹王明 代王簡 則天后

中宗

許王素節 澤王上金 原王孝 燕王忠 章懷太子賢 孝敬皇帝弘

睿宗

玄宗

殤帝住 譙王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懿德太子重潤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孺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肅宗

肅王敬 涼王濬 棣王瑛 穎王璩 儀王璣 夏王一 壽王瑁 光王瑒 鄂王瑤 太子瑛 奉天皇帝琬 靖共太子琬 懷王敏 永王璘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珣 陳王珪 曹王珙 恒王瑱

唐歷代圖

二

退補齋

世之圖

召王偲 襄王儼 澄王僅 彭王倅 越王係 承天皇帝琰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德王裕

朱全忠心殺之

恭懿太子詔 昭靖太子邈 時王運 韓王迥 益王迺 荆王選 忻王造 嘉王運 循王通 原王達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雅王逸 恭王通 端王遇 韶王胤 蜀王勣 簡王遼 恩王連 丹王逾 均王遐

交敬太子誨 舒王誼 虔王諒 欽王諤 資王謙

昭王誠 珍王誠 會王纘 和王綺 集王縉 邵王約 密王綱 澁王縱 均王緯

岳王緝 珍王纘 會王縉 和王綺 集王縉 邵王約 密王綱 澁王縱 均王緯

安王溶 懷懿太子濬

武宗

文宗

敬宗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

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罔失 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

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

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

歷年陸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面稽天若今時既陸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命惟天若今時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陸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

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

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肩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

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

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啓

乃心沃朕心唐褚遂良傳太宗曰監於前代朕監前代以為元龜宜莫如唐儀

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四方承式萬世永

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

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

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
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

易繫辭夫

易所以彰往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

不遠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

書局多歷年所書君不爽云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

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祕省臣比及赴

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

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披其行事

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

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

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

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

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思不出職交脩于上冀以塵露仰禛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史鄭世家云

其

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聖天子

承前明命...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

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

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

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

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

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

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導之也

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昵裴

寂之邪昵近也尼質切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

倚以為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

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

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

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

亂也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

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

將如二字

二者權以濟事

也

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臣竊以為不然古之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孟公孫丑

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

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

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

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

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

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
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
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也克勝釋箕子之囚封比干

之墓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

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

事殷紂周武王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

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

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

革心易慮以化順之

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

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太宗始起兵

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

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

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復

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殪商

辛於牧野殪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

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

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
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
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
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
語憲問晉文公譎而

不正齊桓公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
正而不譎

卷八關席卷猶言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

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

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

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

相去

聲下

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

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

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

未聞夏商之未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

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

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

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

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士角切王必欲

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

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詔諛者所爲故繁文
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
必爲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
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
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
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
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

孫子其數不億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於周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

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疆臣篡奪除

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

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

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

為鄴國公詔前隋蔡王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

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

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鷓鴣者鷓音又百耀

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

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

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

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

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

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

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

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

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

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

痛將有所赴愬也

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

唐室之興不

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

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

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

稱姓者或以國

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

或以族

謂

宗或以地

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

或以官

漢倉氏庾氏其祖本

主倉庾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

子孫各本於其祖

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

前漢婁敬

傳敬賜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

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勤曹州

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

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

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

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詔巧既

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

也

遠去聲

自古君子易疏

易音異下同疏平聲

小人易親蓋君

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

售鬻也

而戚

於不見知

戚哀也

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

不能自解

解九買切釋也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

為于偽切

吾為老君吾而祖

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

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

周祖后稷

史周紀周后稷

名棄姓姬氏

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

子

老子姓李名耳

由妖人之言而詔諛者附會之高祖啓

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

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

卑天誣

祖悖道甚矣

悖背矣

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

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降下

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

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

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

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

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

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

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

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

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

纍力追切

繫也孟係纍其子弟

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

皆五代時僭偽者

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

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書召詰祈天永

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

友

樹植也

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洗先典切

說太子曰秦王功

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

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
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眾

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

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

導東宮為職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

秦王則儲位安矣

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

秦王有定天下之

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秦伯不亦善乎

史吳世家吳秦伯秦

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

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仲雍二人犇之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

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

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

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

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之二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尙書門下
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
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
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
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
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

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

勲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

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

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

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

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

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

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尙書省同上

省尙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尙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

於二也既有尙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

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

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

空司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不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語十三必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

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

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施絁音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

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

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爲

九等貲音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

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

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

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

庸調法壞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

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

兼并租庸之法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

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後世

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

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

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

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

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

問於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

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

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孰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

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孟盡心上易其務田疇薄其稅斂

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

古驍

堯切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騎去聲

置東宮諸

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

建成居守使郎將余朱煥等以甲遺文幹

將去聲余與尔同遺

去聲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

應帝遣宇文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

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

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

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

前淮南王傳孝文即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竟

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

裴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

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
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

昏戎狄不以為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

為單于以為畏之邪與耶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

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

問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

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

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

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

妻諸夷酋長

如唐蠻夷薛延陀使請昏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

方丈切

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

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

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

夫匹士庶人求配

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為

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

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

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

處上

聲

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

也太子君之貳

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

父之

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

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

孟萬章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

元吉比周公誅管蔡

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

臣竊

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

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管蔡啓商以叛周

周公為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

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

誠以親愛之而已矣並孟子萬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

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將危周公以問王室間去聲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

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

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

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

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問去聲眾為之

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

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

王珪韋挺於雋州雋戶圭切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

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

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

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

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

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

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

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

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

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

宮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

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

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
 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
 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
 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質
 雖曰不利臣不信也音擊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

將去聲

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

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
 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

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

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

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

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

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

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為卒伍之師禮地

官小司徒五人為伍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

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
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楊先威加海外非帝王之
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
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
切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音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

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

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

必反求諸已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已正而物莫不應

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

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

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

無以迂言為難行迂闊遠也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

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

一無世孫言欽讓沐欽也而以鍾封欽皇封限吹庭

文徵事欽五本太宗言之其姣吹此係人香

十其指葉以去香背寶雖餘舊烟乳肯感五本並餘

之突夫重出以進益者梁前益愈冬限存之突未原

切受又來前出齊書及未滿而自玉而歸莫不謝

選則流膏突俱前形滿限前獨突欽以表王之

自另香末也替香感也外香流也本五限未五燕香

不裕難費之不線二計若祺肯也蓋香香本

唐鑑卷之三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好音耗

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

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

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

鄉讀曰曷

朕以弓矢

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更其切

數延見

數音胡

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

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

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眾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

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偽切對曰臣居

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怒以試

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

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

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
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
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

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眾苟不以至誠與賢而

役其獨智

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

晉荀勗傳省事不如清心

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

莊天道聖人之
心靜乎天

地之

鑑也如水之止

止水言不動

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

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

而不可欺以我以其正彼以其頗平聲我以其真

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

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

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

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

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

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

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儉音纖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云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

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

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

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

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

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

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

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

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

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共音恭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

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

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

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

管九守曰貴明耳貴聰以

天下之目爲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聽之無不聞也

庸君以近習爲

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

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

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

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

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

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

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

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

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

善政致和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

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

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

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於庶位

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此相

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

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

報期會之問為大故

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

者皆應論執

應平聲

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乃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

所不逮也書罔命穆王命伯罔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書曰天官修輔

書罔命穆王命伯罔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

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鳥故切是以政

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

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下同請帝為天可汗

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

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

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

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

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不足為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尚十萬口詔羣臣議

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
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
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
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
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
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
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
江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
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

眾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

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

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

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

下而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

胥而為夷也

幾音機 胥相居切

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

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尙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

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

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

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

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

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而置師保以輔

翼之

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

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
 之而歸諸道者也
 苟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何患

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
 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
 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
 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
 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

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
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
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
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
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
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好去聲

太宗虛已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

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

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

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

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

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

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

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羣臣既

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

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司

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
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
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
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

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

為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為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

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稷播百穀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

契汝作司徒敬帝曰皋陶汝作士五皋陶明五刑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

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秩帝曰夔命汝宗夔典樂典樂教胄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

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虞工之事舜

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

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

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

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

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

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易音異下同

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

與耶同

魏徵書生未

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

民而化

易音亦

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

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

音魅

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

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

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

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
 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
 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
 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丈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
 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
 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
 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魏如先審取捨
 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

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爲治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

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間以

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

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

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

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

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

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

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

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

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

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

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罷諸侯立郡縣始

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

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
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

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

以藩屏屏音丙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

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況諸侯

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

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

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

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

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

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
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
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
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
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
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
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
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
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
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埽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
封數尺之士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
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

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

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

及河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

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善音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

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

刻所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

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

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

載定之徵亦預焉

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

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眾議奏上之

貞觀之末

屢欲東封以事而止

同上貞觀十五年將東幸高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

宗明皇遂踵行之

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

冊玉匱石碱皆如高宗之制

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

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

並見本傳云

則其餘無足怪也

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

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

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

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

能其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

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

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

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

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啟禱戲大臨厲降庭堅仲容叔

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
共音恭 隕音頽 敬五才切 擣音逃 戲音演 麗莫江

切降下周公制禮作樂
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

以為才
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

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
語五禦人以口給

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
秘音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

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

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

也小人居之遂亂邦也

王者創業垂統

孟公孫丑君子創敷業垂統為可繼也

求哲人以遺後嗣

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故能長世也

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

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

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

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

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

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

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
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
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
惡也惡鳥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

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人君以此

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
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
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許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惡鳥

故切許君列切不惟聖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曰朕聖可讒說殄行聖音即

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此為君為長

之道也長丁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

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熟與

孰同

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

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為下偽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

之於善

造七報切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孟離婁云

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

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巨壠勞費

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

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

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
 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嶷山為陵
 嶷祖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
 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
 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
 陵免子孫蒼猝勞費蒼采萊反猝倉沒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
 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
 於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

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

謂盜發其塚

後之人主知

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賈禍

賈音古招也

迹相接而莫

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

父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

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

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

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

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

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

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

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

即位卒為賢君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音洎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

儉卑其衣服以就安
人之功以就田功
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

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
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艱難事
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

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

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

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

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

詔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
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
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
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
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
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
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
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

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

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

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

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孔安國云紂

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

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

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

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

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

孔安國云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

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

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

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

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

已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

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

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

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